



□ 12
3598
8



門口 12
3598
8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八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疏

衛靈公者。衛國無道之君也。所以次前者。憲既問仕。

故舉時不可仕之君。故以衛靈公次憲問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註**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也。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註**孔安國曰。俎

豆。禮器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註**鄭玄曰。萬二千

古軍旅之事。夫子非不知也。特非所以為訓。故未之學也。
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孔子深與之。其志可見。蓋以兵威服鄰國。不知以禮率之。

分類 3.1
卷号 94(10)
通籍

<49-1965>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果不知欲將知之為不知欲曰孔子何不知也何則孔子見用必為卿矣。是軍旅之事君子所當學也。而孔子所以云爾者恭也。雖孔子豈徧得天下之人而悉學之乎。故君子知之而曰不知。

蓋謂君子當知時務。豈有狹視之時乎。慍非怒孔子矣。佛鬱之至。發此言。故慍見。

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也。軍旅末事。本殊立。則

不可教。以末事也。**疏**衛靈公問至學也。孔子至衛。

欲行文教。而靈公不慕勝業。唯知問於軍陳之事。

也。云孔子對曰。云者。俎豆禮器也。孔子武文自

然兼能。今抑靈公。故云。唯嘗聞俎豆事也。云軍旅

云云者。拒之。故云。不學軍旅也。鄭玄曰。萬二千五

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也。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

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

師為軍。○**註**鄭玄曰。至事也。○本。謂文

教也。靈公未能文。故不教之。武者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註**孔安國曰。從

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

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子路

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註**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

則濫。濫為非也。**疏**明日至濫矣。○云。明日遂行者

遂行。不留衛國也。云。在陳絕糧者。明日遂行。初往

曹。曹不容。又往宋。在宋遭匡人之圍。又往陳。遇吳

伐陳。陳大亂。故乏絕糧食矣。云。從者病。莫能興者

從者。謂諸弟子。從孔子行在陳者。也。病。莫能興者

起也。既絕糧。故從行弟子皆病。困莫能起者。也。興

子路慍見者。諸君子行道。乃至如此困乏。故慍見之。辭

能起也。心恨君子行道。乃至如此困乏。故慍見之。辭

而見孔子也。云。子曰。君子亦有窮乎者。此慍見之。辭

也。曾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則君子不應窮乏。

今日如此。與孔子言乖。故問云。君子亦窮乎。云。子

曰。云云者。孔子此答。因抑小人也。言君子之人。固

代醉洪景盧曰賜
非與子貢非不知蓋辭讓
而對事師之禮也爾子對
文王成王皆曰疑唯宣力
唯而疑乎對君之體
大史公曰唯唯否否古之對
友亦如此

五常百行禮樂文章
合湊會飯不須外求斯
之謂一以貫之

蓋孔子言一以貫之而不
謂一為何矣難以言明也

里仁篇一貫微

依於仁則先王之道可
以貫之矣譬諸錢與
纒仁纒也先王之道錢
也

小人窮斯濫矣○
子去衛如曹者如往也
會吳伐陳者
會猶遇也

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

安國曰然者謂多學而識之也非與

問今不然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

時人見孔子多識並謂孔子多學世事而識之故

孔子問子貢而釋之也云對曰然者然如此也

貢答曰賜亦謂孔子多學故如此多識之也云非

謂人多不知有德之人
也夫知人帝所難故
曰鮮矣南容引琴瑟
禹稷孔子以尚德稱
子路慍見之不知德
可以見已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
語之云夫知德之人難得故為少也

與與不定之辭也云曰非也者孔子又答曰非也

言我定非多學而識之也云予一以貫之者貫猶

穿也既答云非也故此更答所以不多學而識之

由也言我所以多識者我以一善之理貫穿萬事

脫漏當在子路愷見
下文一段為得

正南面者如正牆面
陽貨篇

機發之
者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註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也疏子曰

矣○云子曰云云者舜上受堯禪於己已又下禪
於禹受授得人故孔子歎舜無為而能治也云夫
何云云者既授受善得人無勞於情慮故云夫何
為哉既垂拱而民自治政所以自恭敬而居天位
正南面而已也蔡謨曰謨昔聞過庭之訓於先君
曰堯不得無為者所承非聖也禹不得無為者所
授非聖也今三聖相傳舜居其中承堯授禹又何
為乎夫道同而治異者時也自古以來承至治之
世接二聖之間唯舜而已故特稱之焉○言任
至治也○由授受皆聖舉十六相在朝故是任官
得其人也

篤與敬別非篤其敬也接人為忠在己為篤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此二句古語也言不相離也參韓愈筆解古駮字得之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註鄭玄曰萬二

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

可行也立則見其參然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

衡也夫然後行也註苞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

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與則若倚衡軛也子張

書諸紳註孔安國曰紳大帶也疏子張問至諸紳

者問人立身居世修善若為事而其道事可得行
於世乎云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者答云欲使道行
於世者出言必使忠信立行必須篤厚恭敬也云
雖蠻貊之邦行矣者若身修前德無論居處於華

韓愈曰
參古駮字衡橫木式也
子張問行故仲尼喻以
車乘立者如御駮在
目前言人自忠信篤敬
坐立不忘於乘車之間

家語困誓篇并劉向新
序子魚死以屍諫吳公
進白玉而退弥子瑕者

復假令居住蠻貊遠國。則己之道德無所不行也。
云言不云云者。又云。若不能身修前德。而身雖居
中國州里之近。而所行亦皆不行。故云行乎哉言
不行也。云立則云云者。參。猶森也。言若敬德之道
行已。立在世間。則自想見忠信篤敬之事。森森滿
亘於已前也。云在興云云者。倚。猶憑依也。衡。車衡
軛也。又若在車輿之中。則亦自想見忠信篤敬之
事。羅列憑依。滿於衡軛之上也。云夫然後行也者。
若能行存想不忘。事事如前。則此人身無往而不
行。故云夫然後行也。云子張書諸紳者。紳。大帶也。
子張聞孔子之言。可重。故書題於己衣之大帶。欲
日夜存錄不忘也。○**註**鄭玄曰。至為里。○此王畿
遠郊内外民居地名也。

子曰直哉史魚。**註**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鮒也。邦有道
如矢。邦無道如矢。**註**孔安國曰。有道無道。行直如

矢。不曲也。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
可卷而懷之。**註**苞氏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

不忤於人也。**疏**子曰。至懷之。○云直哉史魚者。美
證其為直譬。矢。箭也。性唯直而不曲。言史魚之德
恒直如箭。不以國有道無道為變曲也。云君子哉
蘧伯玉者。又美蘧瑗也。進退隨時。合時之變。故曰
君子哉也。云邦有道則仕者。出其君子之事也。國
若有道。則肆其聰明以佐時也。云邦無云云者。
國若無道。則韜光匿智而懷藏以避世之害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失
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註**所言皆是。故無所失
者也。**疏**子曰。至失言。○云子曰云云者。謂此人可
與共言。而已不可與之言。則此人不復見

有殺身以成仁謂龍逢
比干之徒也
比干是仁人豫讓張巡
是志士
里仁篇去仁惡乎成名
孔子嘗曰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至於此則
死生必於是

顧。故是失於可言之人也。云不可云云者言與不
可言之人共言。是失我之言者也。云智者云云者
唯有人及言。並無所失也。二途。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註孔

安國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

不愛其身也。疏子曰。至成仁。云志士仁人者。謂

云無求生以害仁者。既志善行仁。恒欲救物。故不

自求我之生。以害於仁。恩之理也。生而害仁。則志

士不為也。云有殺身以成仁者。若殺身而仁事可

成。仁也。則志士仁人。必殺身為之。故云有殺身成

仁也。殺身而成仁。則志士所不悞也。繆播曰。仁居

理足。本無危亡。然賢而圖變。變則理窮。窮則任分。

所以有殺身之義。故比干

割心。孔子曰。殷有三仁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註孔安國

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也。疏子貢問

也。云云。子貢問為仁者。問為仁人之法也。云子曰

云云者。將欲答於為仁之術。故先為設譬也。工。巧

師也。器。斧斤之屬也。言巧師雖巧。藝若輪。而作

器不利。則巧事不成。如欲其所作事善。必先磨利

其器也。云居是云云者。合譬成答也。是猶此也。言

人雖有賢才美質。而居住此國。若不事賢。不友於

仁。則其行不成。如工器之不利也。必欲行成。當事

此國大夫之賢者。又友此國士之仁者也。大夫貴。

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

天言賢士云仁。互言之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註據見萬物之生。以為

古
為者創為之謂創造紀
綱法度也。時謂春夏
秋冬。夏以建寅之月為

歲首然春者蠢之然物自發生故唯夏之正乃得天時之正也

越席蒲也
儉以質為尚
黻冕竟滿曰黻纁

鄭聲害平樂佞人害平禮佞人有口才者愛亂法制者必口才之人也故遠之有鄭聲則民不好樂所以放也弁庵說水溢於平日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

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之輅註馬融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也昭其儉也服周之冕
註苞氏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也樂則韶舞註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也故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註孔安國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
疏顏淵問至人問為邦者為猶治也顏淵魯人當時魯家禮亂故問治魯國之法也云子曰行夏之時者孔子此答舉魯舊法以為答也行夏之時謂用夏家時節以行事也三王所尚正朔服色也雖異而田獵祭祀

播種並用夏時夏時得天之正故也魯家行事亦用夏時故云行夏之時也云乘殷之輅者亦魯禮也殷輅木輅也周禮天子自有五輅一曰玉輅二曰金輅三曰象輅四曰革輅五曰木輅並多文飾用玉輅以郊祭而殷家唯有三輅一曰木輅二曰先輅三曰次輅而木輅最質素無飾用以郊天魯以周公之故雖得郊天而不得事事同王故用木輅以郊也故郊特牲說魯郊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注云設日月畫於旂上也素車殷輅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按如記注則魯郊用殷之木輅也云服周之冕者亦魯郊也周禮有六冕一曰大裘冕二曰衮冕三曰鷩冕四曰毳冕五曰絺冕六曰玄冕周王郊天以大裘而冕魯雖郊不得用大裘但用衮以郊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鄭玄注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也按此記注即是魯郊用衮也然魯廟亦衮或問曰魯

既用周次冕以郊。何不用周金輅以郊耶？答曰：周郊乘玉輅以示文，服用大裘以示質，但車不對神，故示文服以接天，故用質也。云樂則韶舞者，韶魯所用樂也，韶舞舜樂也，周用六代樂，一曰雲門，黃帝樂也，二曰咸池，堯樂也，三曰大韶，舜樂也，四曰大夏，禹樂也，五曰大濩，殷湯樂也，六曰大武，周樂也。若餘諸侯，則唯用時王之樂，魯既得用天子之事，故賜四代禮樂，自虞而下，故云樂韶舞也。所以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而用四代，並從有虞氏為始也。又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傅吳公子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乃為之舞，自周以上，至見舞韶箭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也。杜注云：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箭，而季子知其終也。云放鄭聲，遠佞人者，亦魯禮法也。每言禮法，亦因為後教也。鄭聲淫也。魯禮無淫樂，故言放之也。佞人惡人，壞亂邦家，故黜遠之也。云鄭聲淫

古慮不及久遠之外，則憂心起於至近之地，家國天下，莫不皆然。誠言甚近，然從之則吉，違之必凶，神明所不知，若蒼所不

佞人殆者，出鄭聲佞人，所以宜放遠之由也。鄭地聲淫，而佞人鬪亂，使國家為危殆也。按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僻驕志，所以是淫也。○據見至知也。○解所以用夏時之義也。夏之春，物出地上，和暖著見，已故易知之也。○註馬融曰：至儉也。○左傳之言亦說魯禮也。○註苞氏曰：至聽也。○周既文，民人多過，君上若任己視聽，見民犯罪者多，數用刑辟，過若見過不治，則非謂人君之法，故冕服前後垂旒，以亂眼，左右兩邊垂瑱以塞耳，示不任視聽也。註黃色也。纁，新綿也。當兩耳垂黃綿，綿之下又係玉名為瑱也。○註韶舜至取之也。○解魯所以極韶不取堯樂之義也。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註王肅曰：君子當思慮

而預防也。於未然則憂患之事，不得近至。若不

及、可盡聖人之道已聖
人智大思深故其道深遠
焉當世之人豈不尊孔子
哉其所以不能用孔子者
皆以爲迂耳
○已矣楚辭在絕望之詞
伏主人君言之是嘆世無
用孔子者也 子罕篇
憲問篇公叔文子之臣大夫
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孔子
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顏淵篇樊遲問知孔子
以知人答之
孟子離婁篇孟子曰不祥
之實蔽賢者當之

爲遠慮則憂患之來不朝
則夕故云必有近憂也

子曰已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矣明久已不見也疾時色興德廢故起斯
歎也此語亦是重出亦孔子再時行教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註孔安國曰柳下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爲

竊位也

疏子曰至立也○云子曰云云者臧文仲

不當與盜位者同故云竊位者與云知柳云云者
此臧文仲竊位之由也凡在位者當助君舉賢才
以共匡佐而文仲在位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薦
之於君使與己同立公朝所以是素食盜位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註孔安國曰自

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

疏子曰至怨矣○躬身也君子責

己厚小人責人厚責人厚則爲怨之府責己厚人
不見怨故云遠怨蔡謨曰儒者之說雖於義無違
而於名未安也何者以自厚者爲責己文不辭矣
厚者謂厚其德也而人又若己所未能而責物以
能故人心不服若自厚其德而不求多於人則怨
路塞責己之美雖存乎中然自厚之義不施於責
也侃按蔡雖欲異孔而終不離
孔辭孔辭亦得爲蔡之釋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註孔安國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

不曰奈是何也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註

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也疏子曰至已矣○云不曰如之何者不曰猶不

謂也如之何謂事卒至非己力勢可奈何者

如之何如之何問辭是
孔子之貴問也

群居終日則徒曠時日
本無群業之務言不及義

好行小慧自以為此足以
收人心是似仁而非仁然亦
以此而頗有聞望故自以
為足不復學道故曰難
矣哉是必指當時卿大
夫言之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
質翰

指卿大夫而以朝聘之事
言之仁者君道也義者
臣道也...能行此四者
雖無君子之德亦可以為君子故曰君子哉

也言人生常當思慮卒有不可如何之事逆而防
之。不使有起。若無慮而事歛起。是不日如之何事
也。李充曰。謀之於其未兆。治之於其未亂。何當至
於臨難。而方曰如之何也。云云者。若不至
慮。而如之何之事。非唯凡人不能奈何矣。雖聖
人亦無如之何也。故云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註鄭玄

曰。小惠。謂小小才智也。難矣哉。言終無成功也。疏

子曰。至矣哉。云子曰云云者。三人以上為群居。
群居共聚有所談說。終於日月。而未曾有及義之
事也。云好行云云者。小惠。小小才智也。若
安陵。調詭屬也。以此處世。亦難為成人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註鄭玄曰。義以為質。謂操行也。遜以出之。

謂言語也。疏子曰。至子哉。云君子義以為質者。
所宜為本。云禮以行之者。雖各以所宜為本。而行
之。皆須合禮也。云遜以出之者。行之及合禮。而言
出之。必使遜順也。云信以成之者。行之合禮。而言
遜順。而出之。終須信以成之也。云君子哉者。如上
義。可謂為君子之行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註苞氏曰。

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也。疏

子曰。至知也。病猶急也。君子之人。常患已
無才能耳。不患己有才能。而人不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註疾猶病也。疏

焉。沒世。謂身沒以後也。身沒而名譽不稱。揚為
人所知。是君子所疾也。故江熙曰。匠終年運斤。不

學而篇憲問篇

能成器。匠者病之。君子終年為善。不能成名。亦君子病之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註君子責己。小人責

人也。疏子曰。至諸人。求責也。君子自責己德。行不足。不責人也。小人不自責己。而責人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註。苞氏曰。矜。矜莊也。群而不黨。

註孔安國曰。黨。助也。君子雖眾。不相私助。義之與

比也。疏子曰。至不黨。云子曰。云者。矜。矜莊也。君子自矜莊己身。而巳。不與人爭也。故江

熙曰。君子不使其身悅焉。若非終日自敬而已。不與人爭勝之也。云群而不黨者。君子乃朋群義聚。而不相阿黨為私也。故江熙曰。君子以道相聚。聚則為群。群則似黨。群居所以切磋成德。非於私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君子恥其言。其見憲問篇。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改是。註。從宰子之事。改此失。見公治長篇。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註苞氏曰。有言者。不必有德。

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疏子曰。至廢言

云者。舉人必須知其德行。不可聽言而薦舉之。故君子不為也。云不以人廢言者。言又不可以彼人之卑賤。而廢其美言。而不用也。故李充曰。詢于芻蕘。不恥下問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疏子貢問至人也。云子

欲以終身奉行之也。云子曰。其恕乎者。此是終身行之一言也。恕。謂內忖己心。外以處物。言人在世。當終身行於恕也。故云其恕也。云己所云者。此釋恕事也。夫事非己所欲者。不可施與人也。既己所不欲。亦必人所不欲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解入正文也。何則。孔子何必解恕乎。孔子告子貢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又告仲弓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此正同。皆恕也。告子貢。雍也篇。告仲弓。顏淵篇。此篇。論語集解卷之八。

頁曰子一以貫之二貫之
無解然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二貫之解入正文矣

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可譽者其有所試矣

註苞氏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矣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註**馬融曰三代夏殷周

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

疏子曰云云者孔子言我之於世平等

如云無有憎愛毀譽之心故云誰毀誰譽也云如

善善則宜揚而我從來若有所稱譽者皆不虛妄

必先試驗其德而後乃譽之耳故云其有所試矣

又通云我乃無毀譽若民人百姓有相稱譽者則

我亦不虛信而美之其必以事試之也云斯民云

云者斯民者謂若此養民也三代夏殷周也言養

民如斯時也郭象曰無心而付之天下者直道也

而行之時也郭象曰無心而付之天下者直道也

有心而使天下從己者曲法故直道而行者毀譽

不出於區區之身善與不善信之百姓故曰吾之

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試之斯民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註**苞氏曰古之史於書字

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

亡矣夫**註**苞氏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

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

者以俗多穿鑿也**疏**子曰至矣夫孔子此歎世

曰云云者史者掌書之官也古史為書若於字有

不識者則懸而闕之以俟知者不敢擅造為者也

孔子自云已及見昔史有此時闕文也矣云有馬

者借人乘之者孔子又曰亦見此時之馬難調御

朱註胡氏曰此章義疑
不可強解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是之
下也上有闕文故註闕
文二字遂入正文後人不
察為之解者皆鑿矣

韓非十過篇行小忠則大
忠之賊也顧小利則大利
之殘也

大全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
勇強弱不同向為不忍何
也朱子曰忍之義禁而不
發之謂婦人之仁不能忍
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
其忿也

子路篇子貢問鄉人皆好之
何如皆惡之何如子曰不知鄉
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

者不能調則借人乘服之也云今則亡矣夫者亡
無也當孔子末年時史不識字輒擅而不闕有馬
不調則取云其不能必自乘之
以致傾覆故云今亡也矣夫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註孔安國曰巧言

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也疏子曰至大

言亂德者辭達而已不須巧辨疏子曰至大
為亂之也云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人須容忍則大
事乃成若不能忍小則大事之謀亂也又一通云
凡為人法當依事以斷事無大小皆便求了若小
則大謀不成也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註王肅曰或眾
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疏子曰至察焉云眾惡之必察焉者設有一人
為眾所憎惡者必當察其德不可從眾雷同而

惡之也所以然者此人或特立不群為眾佞共所
陷害故必察之也云眾好之必察焉者又設有一
人為眾所好愛者亦當必察不可隨眾而崇重之

也所以然者或此人行惡為群惡之所黨愛故亦
必察也衛雖曰賢人不與俗爭則莫不好愛也俗
人與時同好亦則見好也凶邪害善則莫不惡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註材大者道隨大材小

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疏子曰至人也道者

法本通於可通不通於不可通若人才大則道隨
之而大是人能弘道也若人才小則道小不能使
大是非道弘人也故蔡謨曰道者寂然不動行之
由人可適道故曰人能弘道道不適人故曰非

大全問人能弘道朱子曰
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
扇如何搖手

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疏子曰至過矣。○人有過能改如日食反明人皆

仰之。所以非過。過而不改。則成過也。江熙曰。一過容恕。又文則成罪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疏子曰至學也。○勸人學也。終猶竟也。寢也。言我嘗竟日終夕不食不眠以思天下之理。唯學

益人。餘事皆無益。故云不如學也。郭象曰。聖人無詭教。而云不寢不食以思者。何。夫思而後通。習而後能者。百姓皆然也。聖人無事而不與百姓同事。事同則形同。是以見形以為己異。故謂聖人亦必勤思而力學。此百姓之情也。故用其情以教之。則聖人之教。因彼以教彼。安容詭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註鄭玄曰餒餓也言人

古蓋雖君子無食不生貧不立然而其所以不謀不憂而自立於世者以德不孤必有隣故也德不孤里仁為鄰謀者謂營求之也

古聖人之教不貴無過而貴能改焉子張篇曰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徵無說焉政篇子曰子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陽貨篇好知不學則其蔽也蕩

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註鄭玄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與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

飢餓勸人學也

疏子曰至憂貧。○云子曰云云者道也。自古皆有死也。不食亦死而死而後已。而道不可遺。故謀道不謀食也。云耕也。云云者餒餓也。唯

知耕而不學。是無智之人也。雖有穀。必他人所奪。而不耕而學。則昭識斯明。為四方所重。縱不為亂君之所祿。則門人亦共貢贍。故云祿在其中矣。故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云。與其死於臣之手。無寧死二三子之手是也。云君子云云者。學道必祿在其不。所以憂已無道而已也。若必有道。祿在其中。故不憂貧也。江熙曰。董仲舒曰。遑遑求仁義。常患不能化民者。大人之意也。遑遑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小人之意也。此君子小人謀之不同者也。慮匱乏者。

故勤耕。恐道闕。故勤學。耕未必無餓。學亦未必得祿。祿在其中。恒有之。勢是未必。君子但當存大而遺細。故憂道不憂於貧也。

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註苞氏曰：

智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智

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莅之，則民不敬。註苞氏曰：

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也。智及之，仁能守

之，莊以莅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註王肅曰：動，必

以禮。然後善也。疏子曰：至善也。云子曰：云云者

謂人有智識，得及為官位者，故云：智及之也。雖謀智能及，不及能用仁守官位，故云：仁不能守之也。此皆謂中人不備德者也。云：雖

動之善風俗民善風善俗也

大受者使大受也。此章非觀人之法矣。蓋用人之法也。大受者大任之也。小知者小用之也。

得之必失之者，祿位雖由智而得，為之無仁以持守之，必失祿位也。云：智及云云者，莅臨也。又言若雖能智及仁守，若臨民不用莊嚴，則不為民所敬。云：智及云云者，雖智及仁守，莊嚴而動靜必須禮。以將之，若動靜不用禮，則為未盡善也。李充曰：夫智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莅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智，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顏持進曰：智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註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

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民之於仁也仁政之困之民

疏 子曰至知也。○云子曰云云者君子之道深遠。不與凡人可知。故云不可小知也。德能深潤物。物受之深。故云而可大受也。張憑曰。謂之君子必有大成之量。不必能為小善也。故宜推誠開信。虛以將受之。不可求備。責以細行也。云小人云云者。小人道淺。故云不可大受也。淺則易為物所見。故可以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馬融曰水火與仁皆

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為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

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註馬融曰。蹈水火。或時

殺人。蹈仁。未嘗殺人者也。○疏子曰至者也。○云子

仁水火三事皆民人所仰以生者也。水火是人朝夕所須。仁是萬行之首。故非水火則無以食。非仁

古言仁不可不力行也。師者道之所在。固每事不可不讓焉。然於仁則不然。師者所愛命也。何唯於仁乎。救民安民之事。不可得而讓之也。

古貞正不失其正也。負者事之幹也。諒固守不知變也。蓋負者謂存於內者之不變也。如負女之負。可以見已

則無有恩義。若無恩及飲食。則必死無以立世。三者並為民人所急也。然就三事之中。仁最為勝。故云甚於水火也。○云水火云云者。此明仁所以勝水火之事也。水火乃能治民。人若誤履蹈之。則必殺人。故云水火吾見蹈而死者也。而仁是恩愛政行之。故宜為美。若誤履蹈之。則未嘗殺人。故云未見蹈仁而死者也。○王弼曰。民之遠於仁。甚於遠水火也。見有蹈水火死者。未嘗見蹈仁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註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

讓於師。行仁急也。○疏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仁者則宜讓師。唯行仁宜急。不得讓師也。張憑曰。先人

後己。外身愛物。履謙處卑。所以為仁。非不好讓。此道非所以讓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註孔安國曰。真正也。諒。信也。君

諒者謂求信於人也如亮察亮隆登皆求信意夫君子之為信也存於內者不愛也非求見信於人而為之故曰貞而不諱

後其食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後其食者古之禮也

類者謂世類之美惡若春秋傳所謂世濟其美世濟其惡是也蓋人性本善雖其類之不善者然有學以充其善則皆可以化而入于善矣此孔子之所以為萬世同學也荀子勸學篇曰子越夷船之子生而洞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鹽鐵論同下有者字為佐與

道猶言術業人各有術業而相為謀則非惟犯人之職必敗其事故聖人戒之

道謂道術也道不同者如射與御及笙笛與琴瑟是也非吾所素習則不精其事故不相為謀思壞其事

辭以意明理盡為本所謂達也聘禮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按凡言之成文謂之辭而此謂辭命也

蓋藉者人之所易欺於是盡其誠則無往而非誠也

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有信也疏子曰君子貞正也諒信也君子權變無常若為事苟合道得理之正君子為之不必存於小信自經於溝瀆也一疏通云君子道無不正不能使人信之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註孔安國曰先盡力然後食祿也疏子曰至其食國家之事知無不為是敬其事也必有纏勳績乃受祿賞

是後其食也疏江熙曰恪居官次以達其道事君之意也蓋傷時利祿以事君也

子曰有教無類註馬融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疏

子曰有教無類疏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疏播曰世咸知斯旨之崇教未信斯理之諒深生之類同稟一極雖下愚不移然化所遷者其萬倍

也若生而聞道長而見教處之以仁道養之以德與道終始為乃非道者余所不能論之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疏子曰至為謀疏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

則精密不誤若道不同而與共謀則方圓義鑿枘事不成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註孔安國曰凡事莫過於實足也

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艷之辭也疏子曰辭達而已矣疏矣言言語之法

使辭足宜達其事而已不須美奇其言以過事實也

師冕見註孔安國曰師樂人盲者也名冕也及階子

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

在斯註孔安國曰歷告以座中人姓字及所在處

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

師之道也。註馬融曰：相，導也。疏師冕見至道也。

魯之樂師也。見來見孔子也。云及階者，及至也。階，孔子家階也。師冕來見，至孔子家階也。云子曰

階也者，師冕盲來見，至階，孔子語之曰：階也。使之知而登之也。云及席者，冕已升階，至孔子堂上，席

也。云子曰：席也，皆坐者。孔子又語之曰：至席，令其登席而坐，皆俱也。孔子見瞽者必起，師既起，則弟

子又隨而起，冕至席已坐。故孔子亦坐。弟子並坐。故云皆坐也。云子告云者，某席中人也。冕無目

不識座上人，故孔子歷告之以座上人姓名也。既多人，故再曰：某在斯，某在斯也。隨人百十，每一

一告之云。子張在此，子貢在此。云子冕出者，見孔子事畢而出去也。云子張問云者，道猶禮也。子

張見孔子告之階，席人姓名字，故冕出而問孔子。尚與師冕言之，是禮不與也。云子曰：然者，答曰：是

禮也。云固相師之道也者，又云：冕既無目，故主人宜為之導相，所以歷告也。

○論語季氏第十六 疏季氏者，魯國上卿，豪強僭濫者也。所以次前者，既明君惡

故據臣凶，故以季氏次衛靈公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

於顓臾。註孔安國曰：顓臾，宓犧之後，風姓之國。本

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之，不有之

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也。孔子曰：求無

乃爾是過與。註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

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也。夫顓臾，昔者先王

以為東蒙主。註孔安國曰。使主祭蒙山也。且在邦
 域之中矣。註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邦。顓臾為附
 庸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為伐也。註孔
 安國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也。冉有
 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註孔安國曰。歸
 咎於季氏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註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其才
 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註苞氏曰。言輔相人

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也。且爾言過
 矣。虎兕出柙。龜玉毀櫝中。是誰之過與。註馬融曰。
 柙。檻也。櫝。櫃也。失毀非典守者之過耶。冉有曰。今
 夫顓臾固而近於費。註馬融曰。固。謂城郭完堅。兵
 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註孔安國曰。疾如女之言也。
 舍曰欲之。而必更為之辭。註孔安國曰。舍其貪利
 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註孔安國曰。國。諸侯也。家。卿大

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也。
 不患貧而患不安。註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
 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註苞氏曰。政
 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
 寧。不傾危也。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
 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註孔安國
 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
 謀動干戈於邦內。註孔安國曰。干。楯也。戈。戟也。吾

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註鄭玄
 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
 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
 果囚季桓子也。疏季氏至內也。○此章明季氏專
 與者。顓臾。魯之附庸也。其地與季氏采邑相近。故
 季氏欲伐而并之也。故云季氏將伐顓臾也。云冉
 有云云者。二人時仕季氏為臣。見季氏欲監伐。故
 來見孔子告道之也。云曰季氏云云者。此冉有告
 孔子之辭也。有事謂有征伐之事也。云孔子曰云
 云者。冉有有名也。爾汝也。雖二人俱來而告冉有
 獨告。嫌冉有又為季氏有聚斂之失。故孔子獨呼
 其名而問云。此征伐之事。無乃是汝之罪。過與言
 是其教導季氏為之也。云夫顓臾云云者。孔子拒
 冉有不聽伐之也。言顓臾是昔先王聖人之所立

以主蒙山之祭。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也。既先
 王所立。又為祭祀之主。故不可伐也。云且邦中
 者。言且顯與。在魯七百里封內。故云在邦中
 云是社稷之臣也。鄭注詩云。諸侯不臣。既屬魯國。故是
 社稷之臣也。鄭注詩云。諸侯不臣。既屬魯國。故是
 夫子指季氏也。冉有言伐顯與之事。是季氏所欲
 故云夫子欲之也。冉有言伐顯與之事。是季氏所欲
 有自謂及子路也。言我二臣皆不欲伐之也。冉有
 恐孔子不獨信已。故引子路為儔證也。云孔子曰
 求者。孔子不許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又呼求名諸
 之也。云周任云。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又呼求名諸
 也。周任有言曰。人生事君。當先量後入。若討陳我
 才力所堪。乃後就其列次。治其職任耳。若自量才
 不堪。則當止而不為也。云危而云者。既量而就
 汝今為人臣。臣之為用。以至匡弼持危扶顛。今
 假季氏欲為濫伐。此是危顛之事。汝宜諫止。而汝
 不諫止。乃云夫子欲之。吾等不欲。則何用汝為彼

之輔相乎。若必不能。是不量而就之也。云且爾云
 云者。又罵之。而設譬也。兕如牛而色青。柙檻也。檻
 貯於虎兕之器也。犢也。兕。貯龜玉之匣也。言汝
 當主諫。君失。譬如為人掌虎兕。龜玉。若使虎兕破
 檻。而非守。檻。及龜玉。毀碎於函。檻之中。此是誰過。則豈
 豈非汝輔相之過乎。何得言吾二臣不欲耶。樂肇曰。
 非汝輔相之過乎。何得言吾二臣不欲耶。樂肇曰。
 陽虎家臣而外。叛。是出虎兕於檻也。伐顯與於邦
 內。是毀龜玉於犢中。張憑曰。虎兕出柙。喻兵擅
 用於外也。龜玉於犢中。喻仁義廢於內也。云冉
 有云。外也。龜玉於犢中。喻仁義廢於內也。云冉
 冉有既得孔子罵及譬喻。而輸誠服罪。更說顯與
 宜伐之意也。孔子所以伐顯與者。郭甲兵堅利。復
 與季氏邑相近也。言所以伐顯與者。郭甲兵堅利。復
 子孫也。冉有又言顯與既城郭堅。甲兵利。又與費
 邑相近。其勢力方豪。其及今日猶可撲滅。若今日
 不伐取。則其後世必伐於費。所以為後世子孫之

憂也。云孔子云云者。孔子聞冉有言。知其虛妄。故更呼而語之也。夫冉有之言也。季氏欲伐。實是而假云。顯與之地。今汝不言。李孫是貪顯與。欲伐取之。君子之所謂疾也。故云。君子疾夫也。云舍曰云云者。此是君子所疾者也。舍猶除也。冉有不道。季氏貪欲。濫伐。是舍曰欲之。而假稱顯與。固近費。是而必為之辭。云丘也云云者。孔子罵冉有既竟。而更自稱名。為其說。季氏子孫之憂。不顯與也。將欲言之。故先廣陳其理也。不敢云出已。故曰聞也。有國。謂諸侯也。有家。謂卿大夫也。言夫為諸侯及卿大夫者。不患土地人民寡少。所患政之不能均平耳。今季氏為政。不能均平。則何用濫伐。欲多土地人民為也。云不患貧而患不安者。為國家者。何患民貧之耶。政患不能使民安。云蓋均無貧者。此結前不貧之事也。若為政均平。則國家自富。故無貧之也。云和無寡者。此結不寡也。言政若能和。則四方來至。故土地人民不寡少也。云安無傾者。若能安。

民。則君不傾危也。然上云不患寡。患不均。不患貧。患不安。則下應云均無寡。安無貧。今云均無貧。和無寡。又長云安無傾者。並相互為義。由均和故安。無傾也。云夫如是。云云者。此明不患寡少之由也。如是。猶如此也。若國家之政。能如此。安不傾者。若遠人。猶有不服化者。則我廣修文德於朝。使彼慕德而來至也。故舜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民至。云既來之。則安之者。遠方既至。則又用德澤撫安之。云今由云云者。夫子。季氏也。言今汝及由二人。相於季氏。無恩德也。云遠人云云者。言汝二人為季氏相。不能修文德。以來服遠人也。云邦分云云者。言汝二人相。季氏。李氏。治魯。既外不來遠人。而內又離析不能守國也。云而謀云云者。汝二人既不能來遠安近。而唯知與動干戈。以自伐邦國內地。何也。云吾恐云云者。冉有曰。顯與近費。恐為後世子孫憂。孔子廣陳事理。已竟。故此改容答也。言我之所思。恐異於汝也。汝恐顯與而我恐季孫。後世之憂。不在於顯與也。云而在蕭牆之內者。此季孫所

憂者也。蕭，蕭也。牆，屏也。人君於門樹屏，臣來至屏而起，蕭敬。故謂屏為蕭牆也。臣朝君之位，在蕭牆之內也。今云季孫憂在蕭牆內，謂季孫之臣必作亂也。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季氏是大夫，應無屏。而云蕭牆者，季氏皆僭為之也。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李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已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弘舉治體，自救時難。引喻虎兕為罪，相者雖文譏二子，而旨在季孫。既示安危之理，又抑強臣擅命。二者兼著，以寧社稷。斯乃聖賢同符，相為表裏者也。然守文者眾，達微者寡也。觀其見軌而昧其玄致，但釋其辭，不釋所以辭。懼二子之見幽，將長淪於腐學。是以正之以蒞來旨也。○
○ 攢櫃也。○ 櫃，即函也。○ 兵甲也。○ 兵，刃也。○ 甲，鎧也。○ 也。○ 孔安國曰：至國富。○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也。○ 證憂在蕭牆也。

蓋王者之澤，五百年而斬，霸則雖善不過二百年，大夫則不過百年。陪臣擅諸侯之邦者，不及百年而亡。皆自然之教也。
師曠曰：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是古之道也。庶人者謂民也。
 師曠曰：左傳，襄公十四年。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 註：孔安國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乾侯。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註：孔安國曰：李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也。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註：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註：孔

安國曰。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註孔

安國曰。無所非議也。疏孔子曰。至不議。○云天下

以飾喜。鈇鉞先王所以飾怒。故有道世則禮樂征

伐。並由天子而出也。云天下無道云者。則禮樂征

無道。天子微弱不得任自由。故禮樂征伐從諸侯

出也。云自諸云者。希少也。若禮樂征伐從諸侯

出。非其所。故僭濫之國。十世少有不失國者。也。諸

侯是南面之君。故至全數之年而失之也。云自大

云云者。若禮樂征伐。從大夫而專濫。則五世。此大

夫少有不失政者也。其非南面之君。道從勢短。故

半諸侯之年。所以五世而失之也。云陪臣云云者

陪重也。其為臣之臣。故云重也。是大夫家臣。僭執

邦國教令。此至三世必失也。既卑。故不至五世。則

半十而五。三亦半五。大者難傾。故至十。十極數也。

小者易危。故轉相半。理勢使然。亡國喪家。其數皆

然。未有過此而不失者也。按此。但云執國命。不云

禮樂征伐出者。其不能僭禮樂征伐也。繆播曰。大

夫五世陪臣三世者。苟得之有由。則失之有漸。大

者難傾。小者易滅。近本罪輕。遠彌罪重。輕故禍遲。

重則敗速。二理同致。自然之差也。云天下有道則

政不在大夫者。政由於君。故不在大夫。在大夫。由

天下失道。故也。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君有

道。則頌之聲興。載路。有時雍之義。則庶人無道

所街。則巷聚。以評議。天下四方之得失也。若無道

則庶人共有所非議也。○註孔安國曰。至乾侯。○

證十世為濫。失國之君也。周幽王無道。為犬戎所

殺。其子平王東遷。雒邑。於是周始微弱。不能制諸

侯。故于時魯隱公始專征濫伐。至昭公十世。而昭

論語集注卷之八

二十三

而失者也。○**註**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非猶鄙也。鄙議風政之不是。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註**鄭玄曰。言此之時魯

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

宣公。於是政在大夫。魯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

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註**鄭玄曰。文子。武子。悼

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註**孔安國曰。三

桓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

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疏**孔

曰。至微矣。○云孔子云云者。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有不失于時。孔子見其數將爾。知季氏必

左傳文公十八年

諒良同。友直則聞其
過。友良則觀其材。友
聞則廣其知。
說八引論語作編傳

亡。故發斯旨也。公君也。祿去君室。謂制爵祿出於大夫。不復關君也。制爵祿不關君。于時已五世也。故云去公室五世也。云政逮云云者。逮及也。制祿不由君。故及大夫也。季文子初得政。至武子。悼子。平子。四世。是孔子時所見。故云四世。云故夫云云者。大夫執政。五世必失。而季氏已四世。故三桓子孫轉以弱也。謂為三桓者。仲孫。叔孫。季孫。三家同出桓公。故云三桓也。初三家皆豪蓋。至爾時並衰。故云微也。○鄭玄曰。至世矣。○襄仲既殺赤。立宣公。宣公雖立而微弱。不敢自尊。故爵祿不復關己也。宣一。成二。襄三。昭四。定五也。○**註**孔安國曰。至衰也。○後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故多云孟孫也。氏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註**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

也。友善柔。註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損矣。註鄭

玄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疏孔子曰。至損矣。云

友。益者有三事。故云。益者三友。云。損者三友。云。友直

者。一。益也。所友得正直之人也。諒。信也。云。友諒者。二。益也

所友得有信之人也。諒。信也。云。友多聞。益矣者。三

益也。所友得能多所聞。解之。人也。益矣。上所言三

事。皆是有益之朋友也。云。友便辟者。此一損也。謂

與便辟之人為朋友者。謂語巧能為避人所忌者

為便辟也。云。友善柔者。二。損也。謂所友者善柔者

也。善柔。謂面從而背毀者也。云。友便佞者。三。損也

謂與便佞為友也。便佞。謂辯而巧也。云。損矣者。上

三事皆是為損之朋友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即禮樂。註動靜得於

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註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註王肅曰。

佚遊。出入不知節也。樂宴樂。損矣。註孔安國曰。宴

樂。沈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也。疏孔子曰。至損

也。云。損者三樂者。又謂以心中所愛樂有三事。為

損人者也。云。樂節禮樂者。一。益也。謂心中所愛樂

樂得於禮樂之節也。云。樂道人之善者。二。益也。心

中所愛樂。樂道說揚人之善事也。云。樂多賢友者

三。益也。心中所愛樂。樂得多賢為朋友也。云。益矣

者。此。上三樂。皆是為益之樂。云。樂驕樂者。此。明一

損也。心中所愛樂。為驕傲以自樂也。云。樂佚遊者

此。二。損也。心中所愛樂。恣於自逸。愈而傲遊不

用節度也。云。樂宴樂者。三。損也。心中所愛樂。宴飲

三樂。樂皆音洛陸氏音
五教反非古音
蓋禮樂皆有節以節
其身也

此言幼侍尊長言語之節也
弟子之禮也事師事父兄以此事君則右

醜以爲樂也云損矣者此
上三樂皆是爲損之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註孔安國曰愆過也言未

及之而言謂之躁註鄭玄曰躁不安靜也言及之

不言謂之隱註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

顏色而言謂之瞽註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

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疏孔子曰至之

曰云云者愆過也卑侍於尊有三事爲過失也云

言未云云者一過也侍君子之坐君子言語次第

承之未及其抄次而言此是輕動將躁者也云言

及云云者二過也言語次第已應及其人忽君子

不肯出言此是情心不盡有所隱匿者也云未見

云云者瞽者盲人也盲人目不見人顏色而只言

人之是非今若不盲侍坐未見君子顏色趣向而
便逆言之此是與盲者無異竇故謂之爲瞽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

戒之在得註孔安國曰得貪得也疏孔子曰至在

有三戒者君子自戒其事有三故云有三戒也云

少之時云云者一戒也少謂三十以前也爾時血

氣猶自薄少不可過慾過慾則爲自損故戒之也

云及其壯云云者二戒也壯謂三十以上也禮云

十壯而爲室故不復戒色也但年齒已壯血氣方

剛性力雄猛者無所與讓好爲鬪爭故戒之也云

及其老云云者三戒也老謂年五十以上也年五

十始衰無復鬪爭之勢而戒之在得也得貪得也

老人好貪故戒之也老人所以好貪者夫年少象

春夏春夏爲陽陽法主施故少年明怡也年老象

蓋血氣在身而成之則
在心言其不可自任血
氣也
書曰仲虺之誥以禮制
心是先王之教也

秋冬。秋冬為陰。陰體斂藏。故老者好斂聚多貪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註順吉逆凶。天之命也。

畏大人。註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畏聖

人之言。註深遠不可易。則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

天命而不畏也。註恢疏故不知畏也。狎大人。註直

而不肆。故狎之也。侮聖人之言。註不可小知。故侮

之也。疏曰。孔子曰。至之言。云君子有三畏者。心服

畏也。天命。謂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從吉逆

凶。是天之命。故君子畏之。不敢逆之也。云畏大人

畏與恐不同。恐想於禍患之來也。畏者威之轉音。如明威作明畏。可見已。畏敬二字。意相近矣。

者也。聖人在上。含容覆燾。雖不察察。而君子畏之也。云畏聖人之言者。三畏也。聖人之言。謂五經

典籍。聖人遺文也。其理深遠。故君子畏之也。云小

人云云者。既小人與君子反。並不畏君子之所畏

者也。小人見天道恢疏。而不信從。吉逆凶。故不畏

之。而造為惡逆也。云狎大人者。見大人含容。故褻

狎。慢而不敬也。江熙曰。小人不能德。故媒慢也。云

侮聖人之言者。謂經籍為虛妄。故輕侮之也。江熙

曰。以典籍為妄作也。註深遠至言也。理皆深

遠。不可改易也。註恢疏。故不知畏也。天網恢恢。

疏而不失。小人見天命不切切之急。謂之不足畏

也。註直而至之也。肆。猶經威毒也。大人但用

行不邪。而不加威毒也。註不可至之也。經籍深妙。非小

人所能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不學民斯為下矣。

疏孔子曰至下矣。此章勸學也。故先從聖人始也。云生而

云云者若生而自有知識者此明是上智聖人。故云上也。云學而云云者謂上賢也。上賢既不生知。資學以下也。本不好學。特以己有所用於理。困憤不通。故憤而學之。此只次前上賢人也。云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者。謂下愚也。既不好學而困又不學。此是下愚之民也。故云民斯為下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疏孔子曰至

思義。○云君子有九思者。言君子所宜思之事。其條有九也。云視思明者。一也。若目瞻視萬事。不得孟浪。唯思分明也。云聽思聰者。二也。若耳聽萬理。不得落漠。唯思聰了也。云色思溫者。三也。若顏色

如不及。謂如逐於走人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註**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也。隱居以

平常不得嚴切。唯思溫和也。李克曰。靜容謂之和。柔暢謂之溫也。云貌思恭者。四也。若容貌接物不得違逆。唯思遜恭也。李克曰。動容謂之貌。謙接謂之恭也。云言思忠者。五也。若有所言語。不得虛偽。唯思盡於忠也。云事思敬者。六也。凡行萬事。不得傲慢。唯思於敬也。故曲禮曰。無不敬也。云疑思問者。七也。心有所疑。不得輒自斷決。當思諮問於事。有識者也。云忿思難者。八也。彼有違理之事。來觸於我。我必忿怒於彼。雖然。不得乘此忿心。以報於彼。當思於忿有急難日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謂難也。云見得思義者。九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見已應有所得。當思其義取也。江熙曰。義然後取也。

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孔子曰至人也。○云見善如不及者。見有善者。當慕而齊之。恒恐已不能相及也。袁氏曰。恒恐失之。故馳而及之也。云見不善如探湯者。若見彼不善者。則已急宜畏避。不相深入。譬如人使己以手探於沸湯為也。云吾見云云者。孔子自曰。此上二事。吾嘗見其人。亦嘗聞有其語也。顏特進曰。好善如所慕。惡惡如所畏。合義之情。可傳之理。既見其人。又聞其語也。云隱居云云者。志遠昏亂。故願隱遁。言幽居以求其志也。行義以達其道。常願道申。故躬行仁義以達其道也。云吾聞云云者。唯聞昔有夷齊能然。是聞有其語也。而今世無復此人。故云未見其人也。顏特進曰。隱居所以求志於世。表行義所以達道於古人。無立之高。難能之行。徒聞其語。未見其人也。○**○**孔安國曰。至疾也。○去猶避也。疾。速也。謂避惡之速也。

朱註第一篇子張問誠不以富亦祿以異當在休章之首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稱焉。**○**註孔安國曰。

千駟。四千匹也。佞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註馬融

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

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註王肅曰。此所謂以

德為稱者也。**○**齊景公至謂與。○云齊景公有馬

云云者。生時無德而多馬。一死則身名俱消。故民無所稱譽也。云伯夷云云者。夷。齊。是孤竹君之二子也。兄弟讓國。遂入隱于首陽之山。武王伐紂。夷齊扣武王馬。諫曰。為臣伐君。豈得忠乎。橫尸不葬。豈得孝乎。武王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孤竹君之子。兄弟讓國。大王不能制也。隱於首陽山。合方立義。不可殺。是賢人即止也。夷齊反首陽山。責身不食周粟。唯食草木而已。後遼西令支縣祐家白張

石虎往蒲坂採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夷齊聞言。即遂不食。七日餓死。云首陽下者。在山邊側也。云民到于今稱之者。雖無馬而餓死。而民到孔子之時。相傳猶揄揚愈盛也。云其斯之謂與者。斯。此也。言多馬而無德。亦死。即消。雖餓而有德。稱義無息。言有德不可不重。其此謂之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註馬融曰。以為伯

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對曰。未也。嘗獨立。註

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也。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

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他日

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矣。陳亢退而喜曰。

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陳亢

問至子也。云陳亢問云云者。陳亢。即子禽也。伯

魚。即鯉也。九言伯魚是孔子之子。孔子或私教伯

魚。有異門徒聞。故云子亦有異聞不也。呼伯魚而

為子也。云對曰未也者。伯魚對陳亢曰。我未嘗有

異聞也。云嘗獨立者。此述已生平私得孔子見語

之時也。言孔子嘗獨立。左右無人也。云鯉趨而過

庭者。孔子獨立在堂。而已趨從中庭過也。云曰學

詩乎者。孔子見伯魚從庭過。呼而問之曰。汝嘗學

詩不乎。云對曰未也者。伯魚述舉已答孔子。言未

嘗學詩也。云曰不學詩無以言者。孔子聞伯魚未

嘗學詩。故以此語之言。詩有比興。答對。醉。醉。人若

不學詩。則無以與人言。語也。云鯉退而學詩者。伯

魚得孔子之旨。故退還已舍而學詩也。云他日又

論語集注卷之八

三十一

學禮也。云不學禮無以立者。孔子又語伯魚曰。禮是恭儉莊敬。立身之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若不學禮。則無以自立。身也。云鯉退而學禮者。鯉從孔子。肯退而學禮也。云聞斯二者矣者。又答陳亢。言己為孔子之子。唯私聞學詩學禮二事也。云陳亢云云者。陳亢得伯魚答己二事。故退而歡喜也。言我問異聞之一事。而今得聞三事也。云聞詩云云者。伯魚二也。又君子遠其子。三也。伯魚是孔子之子。一生之中。唯知聞二事。即是君子不獨親子。故相疎遠。是陳亢今得聞君子遠於其子也。范甯曰。孟子曰。君子不教子。何也。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勢。則及夷矣。父子相夷。惡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

曰君夫人也。註孔安國曰。小君。君夫人之稱也。對

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

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疏邦君至人也。云

禮亂。稱謂不明。故此正之也。邦君自呼其妻曰夫人也。云夫人自稱曰小童者。此夫人向夫自稱。則曰小童。小童。幼少之目也。謙不敢自以此於成人也。云邦人云云者。邦人其國民人也。若其國之民呼君妻。則曰君夫人也。君自稱。則單曰夫人。故民人稱帶君言之也。云稱諸云云者。自我國臣民向他邦人。稱我君妻。則曰寡小君。君自稱。曰寡人。故臣民稱君為寡君。稱君妻為寡小君也。云異邦人云云者。若異邦臣來。即稱主國君之妻。則亦同曰君夫人也。

樂天堂

仿藤了齋

藏書